

興國縣志卷之三十八

藝文四

宋文

郭知章

字明叔龍泉人翰林學士

改遷儒學記

國家承平日久鼓道德以覆被天下之俗將使混然一之而純粹矣然郡邑相環其習尚往往稍異何也世之為說者以為生質有厚薄風氣有媿惡不可得而遷徙誠如是教之無益也詩書仁義殆為人之駢枝尚何為耶不知人之才固非自異患乎長之者未能固其教也

興國縣志

卷三十八

藝文宋文

一

朝廷詔郡邑通立學意亦至矣而不可繩以法非若刀布簿書抵其職之稱否而黜陟之苟知自畏者莫不認認焉砥礪以赴功而懼才力之不足以勝彼學校者獨存乎法之外誰自刻意而勉為之幸而有勉焉不幸而非其所好幸而有好焉不幸而非其所樂是以民之材可以適善而與之適善者難能也興國為邑雅號劇盛民往往挾氣尚鬪幸其富而安閑亦有學者百餘年因循持久尚未有以學校開牖之良可嘆也治平元年夏殿中丞何公蒞邑越三日齋被謁先聖廟見其卑陋殊甚而二時薦祭簋簋籩豆之器皆壞腐僅存名數公憮



然曰夫學孔子之道非敢私焉必將廣其教今所謂廟與器尚不能嚴而飭之教將焉在予甚爲學孔子者愧然民訟紛積而吏弊深以牢方銳意壅遏攘拂之學校以此未暇及未幾政皆有條理而人莫敢違令公曰可以教之矣其年冬議遷舊學於縣門之北規度墁地廣袤適相宜又得民之尤喜事者願致私緡以助凡工費皆資焉明年冬學成有殿斯巍有堂斯煥至於東西兩廡齋庖之所無一不稱何其盛哉非公自然而樂之能及此耶愚嘗聞有而能充之者君子之性充而能廣之者君子之教子思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也然興國縣志

卷三十八

藝文
宋文

二

性所以成己教所以成人性所樂也教亦所樂也况得一邑粗可以教其樂則詩書仁義之道何憚而不昇斯人耶宜乎公之立學獨能適意於法之外也將見興國之士被服儒術者相與翱翔游泳於其間治心養氣正其所習期純固而闕肆一旦聯裾而起皆所謂傑然之才上可以宜朝廷之器使夫然後知學之效如此其至公之樂又如此其遠矣經始而成之者邑尉張喬卿也論撰而刻諸石者門生郭知章也

朱夢龍

興國縣尉

莊明府生祠記

通天下大縣四十其隸於江西之贛者二而興國居其一氣習剛悍勁險尚氣喜鬪令苟無慈愛誠慤之心以蒞之爲一切之政吏縱不肅則曰事倚以辦民困弗蘇則曰公取以足豪強有力惟姦弗治貧弱孤幼雖直弗伸翫歲惕月習爲故常天子有勤恤之詔迎宣拜伏視爲文具致使不安其政持吏短長而猥曰贛之民難治是豈真不可轉移者哉慶元五年春溫陵莊公被命來尹至之日考察風俗利病不任術數專務教化留意庠序典其教事課其優劣而陞黜之間詣公堂講貫經理與之酌酒賦詩宴譽終日士皆退自矜奮期不負公教

興國縣志

卷三十八

藝文
宋文

三

辛酉大比上賢能之書凡三人而壬戌登進士第者一人自受縣以來未始有也縣以雙日受訟牒訴倍百公隨事勸儆嚴反坐之律庭無留訟前此常賦病不足或椎剝充數胥吏並緣苛取公悉除罷惟省究簿籍檢柅欺蔽嚴推制定租賦而財用以裕鄉鄙牛斃舊例責民納錢代筋角聽民解剝公爲痛革其弊凡盜殺者坐如律全活不可勝計縣庭棟橈梁壞公裁約浮費經度就役隻椽片瓦不斂及民又以餘力并班春宣詔二亭而新之人稱其瓌壯縣與吉之永豐壤地相錯有孫六者夜毆其妻妻刎孫夜昇屍越入縣境黎明謹報鄰里以

爲羣盜掠殺其妻抱狀來告上官文移督逋甚急彼縣
巡尉不得其端倪乃移逮孫六聲言自興國界至公密
令人視其家則土屋繩樞死者蓬頭禿頂乃呼孫面詰
之曰盜何所利而劫汝屋掠汝妻乎遂一訊而情得庚
申秋早有葛姥祠去縣八十里公躬禱焉觸熱踰嶺窮
日不能達詰朝盛服撤蓋徒步至祠下薦獻甫畢陰雲
四合驟雨逼近郊年用屢豐縣令有漆給公却弗受積
至九十餘萬錢常閱常賦之籍有下戶逋欠會計五十
三萬惻然憫之悉爲代輸其餘則并以給公家之用公
之爲邑一出至誠不爲表襮簡靖平易優游絃歌而仁

興國縣志

卷三十八

藝文
宋文

四

風德澤周浹於封內嘉泰二年二月旣望公秩滿受代
有日邑之士庶相與謀繪公像立祠於學且伐石誌其
事屬夢龍記之夢龍謝之曰公之盛德炳若日星其善
政不可勝書書之且不可於公之心士庶請益勤曰公
雖不欲吾民其可已乎矧公政成東歸自是羽翼天朝
均福天下將天下鼓舞之豈特吾興國之民哉夢龍嘉
其意敬援筆直書俾鑱諸石庶後之見者知其爲勿翦
之甘棠云爾公名夏字子禮淳熙辛丑進士其文章學
術正大粹美夫人類能言之故不著

王

旬

興國
主簿

瞻學鈔記

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推廣君心之仁而
惠及郡邑者賢守令責也我宋重儒尊道學以居之廩
以育之君心一脉之仁如水行地中無往而不在者皆
守令推廣力也興國自建邑以來學舍備而稍食闕紹
興中蔡侯世美請於朝欲於人戶入納二稅每鈔官收
內撥出足錢一十文載之赤歷儲之縣帑爲養士費士
有俸自茲始也歲既久黠吏因緣復於瞻學錢外陰取
一十文足紹定己丑寧石草竊殘燬我郭郭連歲俶擾
錢鈔附於縣帑縣家多以綱解有虧於是乎有支移借

興國縣志

卷三十八

藝文
宋文

五

用之弊士所得日以慳而皂隸陰取之錢毫末無損士
不能平訴於上臺願以吏之所取與瞻學之費俱寢部
使者從其請士失養者今五載矣吏姦莫過舊貫尚仍
今年春番陽趙侯來首重人才愛護善類每入學顧黌
宇歛頌青衿寂寞喟然歎曰何吾道之若是旣審其所
以乃呼吏而鞫之具得其情謂士且無養而吏得自豐
遂取魁黠者力懲之衆皆悅服於是人戶入納大鈔所
收二十八文足小鈔收八文足皆縣用合得以支遣者
悉捐此錢以十文足今爲養士費補前日所住之錢委
主簿王甸掌之餘以修學修城委尉項公演掌之以文

報於學士皆額手曰昔蔡侯之意固美而取之於民所以末流不能無弊今尹不加賦於民而士得其養吏革其姦意美於蔡侯多矣南山可移此判不可動第歲月遷易案牘湮沒又安保吏之不復侵漁乎學職乃相率告曰願勒堅珉以詒不朽予曰侯所以養士者至矣而士之所以自養者當何如大學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儒行曰儒有見利不虧其義是以教學相長禮樂相規如是之謂義朋友有信進修有常如是之謂義苟知此道然後無媿於自養侯以仁養士士以義自養仁義之風藹然交暢興邑自此殆將化為鄒魯之鄉

興國縣志

卷三十八

藝文
宋文

六

矣然則多士德侯之賜豈止今日而已哉

李昌吉

程大中祠記

咸淳元年秋七月興國宰南海錢公大修學宮增置學廩以惠多士崇教化也旣而謂大中程公嘗令於斯明道伊川二先生嘗侍於斯而寓敬無所非闕典與乃度地於講堂之右屋而像之父居中子左右侍祠惟以大中名統於尊也嘗考大中之爲宰實慶歷四年時伯子年十三叔子年十二旣二年而攝倅橫浦始識濂溪周夫子而命二子師之濂洛授受之懿自興國始故嘗以

爲大中之爲政其他可能也其識濂溪於衆人不識之中遂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天下是難能也然則是邦有祠豈特表甘棠之思已耶雖然祠大中而及二先生賢令尹之意豈無所謂乎天下惟道最大長民者疲心於簿書期會之末而不以道淑其民薄其民者也爲士君子者馳心於富貴利達之境而不以道淑其身薄其身者也是祠之設徒祠云乎哉佩衿濟濟攝齊而升見二先生之像則當思二先生之道此則賢令尹以道淑民之本心也嘗試登斯堂而慨想其遺風雖生也後不及親炙河南之門而坐間之春風門外之雪師模氣興國縣志

卷三十八

藝文
宋文

七

象可彷彿而識也格言大訓具在簡冊雋味淵永可紬繹而求也虛心涵泳切己省察致知以明善持敬以崇德去其不如程氏者就其如程氏者今而後其必有心領神會超然自得繇伊洛以溯洙泗之淵源者矣昌吉不敏願與諸同志勉之庶無負我公建祠之意云公名益字良輔吳越忠懿王九世孫擢瀆祐辛丑進士第其所學蓋根諸理而有得者觀其爲政之精密嚴恕可以知其德矣

文天祥

字宋瑞廬陵人右丞
相信國公文山集

安湖書院記

贛興國縣夫子廟在治之北門縣六鄉其五鄉之人來游來歌被服儒雅東一百里曰衣錦鄉其民生長陡絕險塞或爲龍蛇瀆於邦經有司常黽勉以惠文從事咸淳八年宣教郎臨川何時來爲宰憫然曰使人不可化則性之道熄矣顧邑校曠越教不克施迺夏四月卽其地得安湖山水之勝議建書院以風來學召其豪長率勵執事堂庭畢設講肄有位彙試館下錄爲生員二十八人又拔其望四人爲之長冬十一月令率諸生以牲幣薦於先聖先賢尊俎旗章等威孔嚴環觀愕眙屏息胥怵黎老婦子轉相傳呼而後翕然以儒者爲重令曰

興國縣志

卷三十八

藝文
宋文

八

吾教可行矣載命胥正秩其比伍家使有塾人使有師如黨庠術序之意置進學日記令躬課其業督以無怠以上諸府改其鄉曰儒學植其風聲於是山長谷荒人是用勸咸賴進嚮文事率由訓程傳曰天地之道浸言化以漸也風俗之積幾千百年而令一朝變之固若是速與恭惟國家五星聚奎實開文明皇祖詔立學其後復創書院三代以下斯文彬彬焉先民有言地氣自北而南粵從衣冠正朔啟我吳會自江以南悉爲鄒魯今也遐陬僻壤沐浴教思如狂得瘳如迷得呼王澤之滲漉日深地氣之推移日至此豈偶然之故哉予於令爲

同年進士適守是州今奉天子明訓以字民為職能廣
學宮宣德化是不為辱威命守將上其事於朝復諭之
諸生曰昔有文翁興學於蜀受業博士時則張叔學官
弟子吏民懷之彼何人哉叔兮叔兮又進諸生之長諭
之曰昔有文公設教於潮潮人趙德以士見招維文與
行倡於齊民其則不遠德哉若人諸生拱而前曰某等
幸生明世惟師帥不鄙彝之俾獲有聞雖不敏敢不受
教請刻諸石以詔百世書院之制前為燕居直有杏壇
傍為堂左先賢祠祠後為直舍繚齋以廡不侈不隘臨
溪為門堂名絜矩齋曰篤志求放明辨主善率性成德

興國縣志

卷三十八

藝文
宋文

九

其門總曰安湖書院予山中所題云

方逢辰

字蛟峰遂安人吏部尚書

三程先生祠記

贛州興國地雖僻小實先賢仕國也慶歷甲申大中
夫程公珦以大理寺丞來知縣事二子侍公學焉越二
年丙戌由興國攝倅南安識濂溪周元公於理掾以二
子師之則明道伊川二先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伊
川生於二年侍乃公在興國時明道年十三伊川年十
二國史傳曰明道自十五六時與弟伊川聞周茂叔論
學遂厭科舉業慨然有求道志蓋此時也咸淳十年吾

友臨川何時字了翁試邑於斯考往牒知爲大賢過化之邦二程子始學之地景行先哲乃劔書院於安湖於講堂東奉大中公父子祠以元公侑之二千里走書介入嚴陵山中語予曰江西爲周程傳道受業之所實自興國開先焉子爲我一言以發濂洛授受之微旨以開斯人逢辰竊惟聖賢之學自孟氏後無傳距慶歷凡一千三百五十年而周程出焉非元公無以傳絕學於千載之不傳非大中無以識元公於衆人之未識故祠以大中主之元公配之二程子侍焉若元公之面命以授而二程子之捧手以受者此爲何物太極一圖不以語興國縣志

卷三十八

藝文
宋文

十

故曰太極又以其形形而實無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
二程子將教人以體理之所實在則不得不就日用事
物切近者以爲言故曰道不離器器不離道二程子不
言太極乃所以詳言太極之無往不在也何也入孝出
弟徐行後長卽太極也桑麻菽粟日用飲食卽太極也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卽太極也爲堯舜則揖遜爲湯武
則弔伐爲禹則胼胝爲回則簞瓢卽太極也去齊則接
淅去魯則遲行爲乘田則牛羊茁爲委吏則會計當卽
太極也語其隱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語其費則卽事
在事卽物在物程子之言道器其得於周子太極之說

興國縣志

卷三十八

藝文
元文

十一

歟逢辰不敏姑以是復何君之命

元文

吳

澄

字幼清崇仁人翰林
學士諡文正草廬集

題安湖書院始末後

漢循吏化潢池弄兵之赤子賣刀劍買牛犢史傳以爲
美談吾樂安何侯初登進士科尉廬陵已著吏能署臨
江錄曹仕彌進彌優及宰興國建安湖書院於邑之衣
錦鄉敦以詩禮能化一鄉素不可化之俗訖今不復弄
兵雖漢之循吏何以尚茲於呼士君子有志斯世大而
宰天下小而宰一邑皆可以行志顧其人何如耳斯高

用而盜賊遍山東林甫國忠用而盜賊遍河北卒以亡秦而亂唐一郡縣之小用得其人則如此以天下之大用不得其人則如彼人才之有關於斯世豈小哉天下不難治也安得如侯者千百布滿郡縣哉侯諱時字了翁人稱見山先生采李侯之同年進士安撫江南西辟侯主管機宜文字朝命提舉江南西常平茶鹽事不及上未幾銜石填海之志不遂匿姓名曰堅白道人市藥民間數年後還家以壽終

劉

崧

字子高泰和人國子司業槎翁集

興國陳令尹德政頌

興國縣志

卷三十八

藝文元文

三

癸卯夏四月南平劉某遭兵亂奔逐蕩析聞鄰邑興國有賢令尹也自其鄉匍匐百四十餘里往觀政焉入其境田野治而民自謂未嘗見吏也入其關商旅嬉而民又謂未嘗見盜也老者盱盱幼者于于居者以愉行者以舒旣而游於學聞絃誦之聲適於市聞輿人之歌乃踴躍感歎自傷僻遠不得爲其民以少漑一日之惠則又欣欣然爲興國民獨得賢令尹喜且賀之於是稍撫輿人之歌畧正其音節而爲之頌焉頌曰萊田之昫昫兮我則治之孰貸我牛與種兮陳侯是資居室之翹翹兮我則修之孰畀我椽與甍兮陳侯是周野有猛獸噬

人血顛孰與逐之有仇其徒羣狐睚眦或窺我室孰與
拒之有截其屹我有瘡痍侯摩撫之我有苦饑侯來哺
之訓我子弟養我父母以燕則佚以善則不侮爾工爾
賈爾田爾舍聞聲趨風咸至庭下庭絕吏符曾不逮呼
役有定程賦無宿逋侯馬來止在泮之泚鼓絃詠詩樂
爾君子侯車出遊在彼中洲擊節揚旗安歌以休牢有
羊豕池有鰮鯉伊民之生惟陳侯之惠矣贛有十邑惟
陳侯是茂民曰噫嘻昔未曾有朝有袞黼廟有鼎彝毋
詔公歸伊民之師激江沄沄方嶺奕奕我輯輿歌永播
無斃

興國縣志

卷三十八

藝文
元文

十三

興國修城樓記

歲癸卯正月甲辰興國縣旣浚城之隍乃三月甲寅又
大修城樓戰屋示戒備也城爲門者五門外復各爲甕
城以包絡之設重關焉內爲正門累石立楹上出重屋
凡若干楹高深各若干尺城周圍三餘里三十步復爲
列屋以周覆之凡四百六十有三間一千八百五十二
楹工役凡若干食粟費若干由是垣墉環顧廬舍翼張
土石無圯裂漂蝕之虞居而守者無風雨矢石之慮凡
遊其中者如行通市如息廣廈瞻其外則將將乎其嚴
正奕奕乎其聯屬而不絕也縣雖小城不亦壯矣乎於

是西隅蔡某以嘗從事於屬工之役也則來求文以紀陳侯之嘉績余時過而見之其何可辭夫城所以域民而保險也而其患嘗在於難守而速壞旣浚其池而立之門矣又重護以甕城之固旣建重屋於門之巔矣又周覆以列屋之深豈非防患於幾微貽慮於久遠必不使斯民有一日之弗安者矧儼然萬山間聳飛鰲峙又有以折其凌噬之心而起其敬畏之意者乎侯之用心亦勤矣是役也用民之力而不自以爲勞因民之財而不自以爲費何也役興於上而利達於下故也侯字文彬清江人明敏剛果而綜理周密蓋能憂民之憂者也

興國縣志

卷三十八

藝文
元文

古

爲政先備類如此

興國修儒學記

清江陳侯某爲興國之三年旣覈賦均役繕城籍兵保完邑民拒逐鄰寇矣乃大修孔子廟學將無圯於後有加於昔關阻夷隘增崇拓深以仰稱聖人尊嚴之居以申崇諸夏文明之教以無負方伯擢任之意以無隳邦人彝性之常侯爲政誠知所本哉按縣學在縣北隅負山面城外門俯迫民舍紆道旁出前未有闢之者其正殿門廡中更修葺僅完獨講堂嘗以他材改爲之傾壓將弗支而曩時所謂尊經閣在講堂後高阜者已蕪沒

不可考矣侯惻然曰是不可以諉邦人也卽考圖營基
度材庀役首撤大成殿簷阿之撓腐高揭而重覆之北
爲尊經閣以庀羣書下爲講堂凡十有幾楹高廣若干
尺南爲櫺星門又南創爲泮宮亭亭之前鑿地爲池規
其半倣古泮宮之制正途中闢直臨城陰庭陞之高蓋
可仰而歷也戟門左爲廳事五楹以居春秋朔望之有
事者又有廩屋若干楹兩廡之北爲齋居東曰某西曰
某閣右偏爲二程先生祠左爲先賢祠又左爲學官廳
爲庖湏之舍東廡之前隅則靈官祠在焉其他朽腐者
易之漫漶者飾之傾偃者葺之而規制極宏備矣禮名

興國縣志

卷三十八

藝文
元文

十五

儒以爲之師立學規暇卽躬造講庭引羣弟子考程詰
義至懇懇不倦他日察其勤者則加燕勞給筆札以優
異之由是遠鄉僻壤不遠數十百里咸遣子弟來學旣
又懼學賦之玩弊也乃遣士屬視田之隸各鄉者圖其
廣狹方圓之形編以爲籍使不得欺又勸增新入之田
若干石又築學東之隙地爲儼屋凡十有八間間爲儼
錢歲率五緡通計之得九十緡收其入爲養士之助其
立心遠且厚類如此夫嚴聖人之廟祀者尊其道也尊
其道所以崇其教也其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
教者所以使之循其常也自兵變以來紀綱或淪於殘

暴而仁義未泯於天性非賢守令有以尊崇而作興之
吾未見其爲善化也方侯下車之初四郊警告適聞日
慄慄焉率其民以從事於樓櫓矢石之間瀕萬死而守
益固故寇再至而再卻之旣而極更張條理以還定其
民而日不暇給矣此廟學之修所以見於三年之後計
侯之心曷嘗一日而忘斯舉哉今顧瞻新庭翼翼巍巍
聖神赫臨過者起敬而况儒其冠裳出入是門由是路
者亦曰孝於家忠於國敬於己信於友而已斯聖人之
道也令尹之所以教也斯邦人父兄弟之責也寧徒
誇輪奐之美餼廩之豐而已哉是役也經始於某月日
興國縣志

卷三十八

藝文
元文

六

告成於某月日董其役者邑儒士某某也

旌陽道院記

三台山在興國縣西一里而近有三峯焉其中峯蜿蜒
委蛇東北行西西復折而南峙故謂之三台或曰三臺
山故爲道觀有遺跡焉先時土人居其旁見夜嘗有火
光乃去之旣而邑人有鍾生者頗慧而好修與洞清治
平觀之道士曰楊質以誠曰王謙順聖曰劉會時憲者
遊旣而得淨明忠孝之學將施其地結茅其上祀旌陽
而講習焉旣闢地矣會兵亂而鍾生亦捐館乃不果癸
卯春邑尹清江陳侯某觀射於西郊過而登覽焉愛其

深窈高曠因贊之曰是可以祀旌陽矣乃卜日審向夷
高塞圯斲地數尺得古銅器於槁壤中人咸以爲異旣
而植表而靈鵲翔抉石而甘泉發元風始倡嘉應咸集
乃度材庀工首爲正殿三間祀旌陽許仙其中而從以
玉真劉真人暨諸宗師前爲三門旁列兩廡東爲講堂
後爲道寮又東北爲亭曰放鶴又爲雷壇於後山之頂
復爲亭曰看雲然後是山之勝無不畢獻而元宇之成
日備經始於某月日告成於某月日侯綱維之力蓋勤
勤焉余聞西山玉真劉先生初傳淨明忠孝之說於許
仙其所謂降臨會遇者余不得而詳之惟忠孝者天之

興國縣志

卷三十八

藝文
元文

七

經地之義而民之行亘古今天下人之所以爲人仙之
所以爲仙者修此而已矣此而弗修人且不可爲而况
於仙乎故淨而明之又學者之微旨也而陳侯所以表
創於茲山者亦曰誠心之發而忠孝之感焉耳則後之
居是山而奉斯祠者宜益有所興起於方來矣以誠元
悟穎異而疎放不羈與人交其語默去留恆不可測然
間有高尚之士雖百十里不憚風雨寒暑以求卽之否
則終歲與居而名姓不知也又平居好援古今陳說忠
義人有過至面折不忌時喋若醉語及與之飲乃終日
未嘗醉常攬一布袍飄飄然行歌市中童子或指之曰

顛道往往大笑而返其類有道者歟順聖時憲與其徒
黎日昇又能力耕山下田以自給至輟耕卽讀書不休
其才質之美蓋故儒家子云

長春道院記

古遺世長往之士恆有休憩修習之所彼豈擇而取之
哉感化而冥合聞風而景從蓋有非偶然之故者若今
長春道院之建是矣方之外有蒲衣道者曰方邱生蚤
遊臨川吳文正公之門旣而師事李西來於武夷山學
全真之學西來者故金蓬頭之高弟子也久而去之居
龍虎聖井山之天瑞庵又去之浮遊江湖見東魯能仁

興國縣志

卷三十八

藝文
元文

六

叟叅明性命一致之要其說與金契復歷叢林究竟宗
旨後得安成之武功山築室其巔若將終身焉一日忽
棄之去衆咸駭之未幾兵起武功燬去而之豫章又將
歷崆峒踰梅嶺登羅浮以絕於南海其言曰吾教以清
淨無爲爲宗旨以一瓢一笠爲身具昔有邱長春吾宗
師者其教將自北而南他日由贛之興國見令尹陳侯
與語大奇之乃止之曰子雲水徒也一山一水無不可
以遊息者何拘拘乎羅浮之求哉一日遊南郭登金雞
冠嶺而眺望焉人云其下嘗爲鍾氏圃曰芳■長春者
廢矣生聞而歎曰茲長春遺識乎瓢笠之緣其有在矣

時鍾氏有某者聞之卽慨然以其土施之侯乃卜日理基爲營宮室一時材植工徒之盛若川輸雲委無不翕若中爲正殿祀天神者凡九楹高若干尺前抱廣廊旁翼兩廡殿後爲堂曰會于一東爲小廳曰有何不可又東爲小室曰幻寓西曰葛藤窩皆休息談燕之所前東總爲高門榜曰長春道院兩山之厓繚以長垣引以廣塗帶以松竹蔚然深秀其院南少西數十步有大池焉方廣數畝起亭曰清碧可眺而翼乎其前者則慈禱寺僧振遠之所作也振遠龐質而習靜類有道行者而邑之名士曰羅君某尤以文辭著稱生與二人游甚

興國縣志

卷三十八

藝文
元文

九

懼他日又將於殿之西作新祠設陳侯之像於中爲已與二君之像於東偏以著一時會遇之雅志不忘焉夫鍾氏之圃池固嘗盛矣然卒淪棄爲無用之地一旦起而棟宇之其名號之符雖若適然而陳侯營創之功要不可泯矣昔顏魯公爲撫州刺史凡區內名山仙宇如麻姑壇記皆爲之大書深刻於石故五六百年莫敢有廢之者生之昔去而遠遊其所得於先達異人之餘論宜不得而遂隱矣來者因是有聞焉則長春之教所以演於東南而倡於興國者其在茲乎經始於癸卯三月之九日休工於某月日董其役者曾可武張茂德而嗣

舉也有溢於前無慊於後有足稱者而用和又數以記
文爲請余以爲古今盛衰興廢亦何常之有然天下之
事勤於成而沮於喪者皆是也勤勞以致成成而遂喪
焉斯沮矣屢喪而不沮且能終致其成者蓋尤寡充是
心也以之爲國家天下可也豈直事佛爲營建而已哉
則寺之興復也宜書書之者所以表用和之勤又以著
陳侯之樂善好施亦以紀承平盛觀之復之漸固如此
也寺東西偏故有隙地前有放生池及廢社壇遺址常
復其被侵而歸其利於寺者蓋皆用和之力云